



~21
1586
12



門一遠江荷
第 1586
卷 13

第五十一回

此回總寫金蓮之妬之淫之邪乃夾一李
官之事又夾一王姑子薛姑子之事便使一片邪淫
世界十分滿足又見金蓮之行寔伯仲桂姐而二尼
之淫又深罪月娘也

此回章法全是相映如品玉之先金蓮起身月
娘所訊後文鬪葉之先金蓮起身又為月娘所訊是
也品玉時以春梅代脫衣始以春梅代穿衣結鬪葉
子以瓶兒同出儀門始以同瓶兒同房結又是兩
相映黃安二王事來拜是寔宋御史送禮是虛又兩

第

書

五十一回

兩相映也。

此書至五十回以後，便一節七冷了去。今看他此回，先把後五十回冷局的大頭緒一一題清。如開首金蓮兩舌伏後文，官哥瓶兒之死，李三黃四諱七借帳，伏後文賴帳之由，李桂姐伏王三官林太太來保王六兒飲酒一段，伏後文二人結親拐財背主之故，郁大姐伏申二姐品玉伏西門之死，而鬪葉子伏敬濟之飄零，二尼講經伏孝哥之幻化。蓋此一回，又後五十一回之樞紐也。

梵僧爲諸淫婦而現身，乃王六兒先試，瓶兒次之，金

蓮又次之，玉樓月娘又次之。然則春梅獨遺寵愛，予不知于金蓮未試之先，已先寫了春梅也。夫必寫梵僧者，非此不能死西門也。必寫金瓶梅之試之者，所以極其惡也。而王六兒獨占頭籌者，又爲貪慾喪命地也。

桂姐必寫其私接王三官，所以刺西門之愚也。必寫爲之東京求情，蓋爲上壽之引線也。夫東京上壽，必用桂姐引者，所以點出桂姐一段公案也。何則？蓋桂姐西問月娘之乾女也。作者本意寫一趨炎認女之桂姐，蓋特特爲趨炎認子之人寫昭也。趨炎認子西

門之于蔡京固此類也以類引類必用桂姐而爲女
爲子之間亦大可恥矣况乎王三官又西門後日之
假子也以三官之假子配桂姐之乾女又假兄妹乾
手足也乃假子終好乾父之乾女而不知悔乾父且
好乾子之親娘而不知非身以淫媚浪十爲假子女
而不羞已且辱身敗行又假子于人而恐不得其狗
彘之行臭味本自相投故此回必寫桂姐爲下文東
京假子之引而上文必寫桂姐之趨炎認女也
上一回寫瓶兒試藥爲後文病源此文又能于百忙
中金蓮品玉內寫一打貓爲官哥死案文字情細之

針線如此

寫一薛姑子見得雪月落于空寂而又一片冷局總
動頭也

第五十二回

打猫兒金蓮品玉

閩葉子敬濟輸金

詩曰

羞看鸞鏡惜朱顏，
瘦損纖腰寬翠帶，
薄倖惱人愁切切，
何時借得東風便。

手托香腮懶去眠，
淚流粉面落金鈿，
苦心撩亂恨綿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
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听西門慶往衙門
裏去了老蚤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

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坐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
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
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
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往後邊還到我房裏來了我兩
箇黑夜說了一夜梯已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
罷了死蕙蓮舊枝量固知這月娘听了如何不惱因向大
娘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根前看着一語已我又沒
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
不進來小廝倒說在六娘屋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
守着恁沒槽道卻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

婆勢喬坐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
心那裏看人去所以謔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
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惟道他昨日決烈
的就往前走了月○娘○想○當○然○傻姐七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不出門
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可○以○兩○今○乎○一○笑○一個漢子去與你們隨你們去守
寡的不過又何嘗放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裏
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筆力直大娘子在傍勸道姑
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
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裏歹的也放在心裏又對
男好好先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
生之言

第一行書 五十一回 五

他我怎麼處婆勢喬做衙金蓮慌的沒日子說道護人何難看
姐姐寬恕他罷既如此即不必學與月娘矣知常言大人
不責小人過那個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
這幾箇誰沒吃他排說過又挑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
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心事不竟
溜他还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
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教兒又是你还不知道
里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太離教月娘一聲兒也
沒言語常亦不信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
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

吊就與他月娘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
消說當日听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
孩子做端午戴的絨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并解毒艾
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拏茶與你
大姑娘吃映夜來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
打發他爹出門我趕蚤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
夫如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没曾惱
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
俺娘處婆勢喬做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
我對你說交他惟我又是一個學舌者可畏你須預備些話兒打

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听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
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
吊眼淚說道凡千百斤氣力大姑娘我那里有个字兒昨
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
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是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怎親我
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
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
對這話他也就慌了旁觀者清要是我依兩個當面鑼對面鼓
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瓶兒心事只憑天
罷了他左右晝夜筭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

吃他筭計了一個去總是了當說畢哭了又是九千百斤力氣寫此七教
有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
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
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
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
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
你○心○里○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
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里○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
來守口如瓶蓋為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為
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空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說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賄身、哥兒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旁觀者清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言語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滿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畫出正說着、只見琴童、勸費進

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總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裏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主姑子、往李嬌兒房裏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里做甚麼、非正人語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

明知一面容其來家其思爲何如
姐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夥偷好他知情受了三兩

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

子还俗他怎的还不還俗好不好以法爲戲刑却得拏來

衙門裏再搜他幾搜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

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还在他平白还甚麼俗你

还不知他好不有道行一服生子善偷胞衣故西門慶道

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

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

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

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

月娘道線舖子卻交誰開不西門慶道且交青四替他開

着能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二

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

拾衣裝行李不滿意是未即前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看

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

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

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二黃

四銀子幾時開應伯爵道也只在這個月裡就開出來了

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还要問

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開出這批銀

子一分也不動、都拾過這邊來、接着便來西門慶道、到是

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過家借了五百兩

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

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里借去、西

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

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擎進帖

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

了柬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椿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

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

時來、一語上回無教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

暗橋情節皆出

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來是黃京、黃大尉姪女兒女婿

從正月、送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

兒過節、真姪婿之禮、你還不知、六月、與太尉這姪女兒生的

怎麼、標致、上畫兒、只畫半边兒、奇、也沒恁俊俏相的、已刺

之心矣、故急急、你只守着你家裡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

子、小張、閑三、四、個、標着、在院裡、就把二條、卷齊家、那小子

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王三官則云第三

了頭子、李桂兒、見則云、在、把他娘子、見的、頭面、都拿出來、當

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土、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

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

與朱大尉朱大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
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
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夾。及。你。來。了。西
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里。借。人。家。銀。子。那。里
借。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搗眼熟不知名
桂之鬼非伯爵
乎。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
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我。還。和。你。說。李。三。你
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此語蓋
必管李
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西字妙桂姐西
伯爵方去了

門慶正分付陳敬濟交他進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
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姨來了西門慶走到後
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擦臉用白桃線汗巾
子搭着頭雲髻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
說道爹可怎麼樣見的一語
得神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閉着
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又一語
俺每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推
祝孫俺姐七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見不
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再推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
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辭窮如畫見祝

十一

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七你不出去
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為器了人他便往爹這里來了友我
把門插了不出來通辭如畫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
三箇不絲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
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箇人牙兒以嬌兒生日為脫便保兒來這里
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說的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
縣里皂隸又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
待東京已坐名要于許方如圖
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兒救七兒却
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机詐你起來
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

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
箇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箇毛
孔兒裡生一箇天庖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
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二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
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
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拜你
說去就叫書童見你快寫箇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
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
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
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

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既是你
老爹分上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
說去西門慶听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
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箇先去存下來保
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
諛的他那腔兒乾女認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
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
他兩箇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七這勾當來見
你翟爹如此這般好友差人往衛裡說七桂姐連忙就與
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

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
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
桂姐便欢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
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拏
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箇道理我央及爹
這裡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
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總收了向來保拜
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友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
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
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打窓眼看見

是來保。文心百曲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里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裡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趕了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安○恨○也○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箇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

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拏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腳，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交到府裡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兩口兒齊送出門來。試問看官此一段爲何乃點出來保韓道國結親之由也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衙兩所掌印千戶營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听巡按御史查叅。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闕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心，只顧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

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擎二十兩
出來交與大舅為吳典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
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所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
陳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回說門外徐四家銀子
頂上爹還要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等銀子
使照舊還去罵那狗第子孩兒為蘭葉敬濟應諾吳大舅
就讓他打橫坐下陪着吃酒不題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
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
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教了一回張生遊宝塔放下琵琶
是女先生唱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才轉磨

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火快子來現
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寫桂姐因叫玉簫姐你拿過
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箇曲兒與姑奶七和大妗子听月
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七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見爹
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
倒还是院中人家娃七做臉兒快頭裡一來時把眉頭忙
擗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為山洞
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頰發冰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
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
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變活變兒琴

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起
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
他往你屋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那潘
金蓮，裏可上兒的起來，口兒裏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
快。寫品玉却如來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教春
梅脫了衣裳。然則春梅又在床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
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
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箇兒
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有
茶，倒甌子我吃。總為春梅先試藥，暗中工夫。那春梅真箇

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掀了箇嘴兒，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
意，那邊屋裏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
面洗了牝。未寫西門之玉先寫金蓮之牝，蓋玉就燈下搞
是簇新改過牝亦當一番刷洗也。就燈下搞
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拏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
些脂胭，口中噙着香茶。好工夫，然則與
牝一時刷洗也。走過這邊來，春梅
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婦人便
將燈臺挪近傍邊桌上，放着一干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
去紅褲，露出玉体。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箇脫
子，一霎弄的，大大的與他。燕婦人燈下看見，唬了一跳。一見便搭
手搭不過來，紫魏上沉甸上便眠，睜了西門慶一眼，說道

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
味要來奈何老娘吃春方者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
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刺了些殘軍敗將總來我這屋
裏來了俺每是雌刺髮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噴道那
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裏
去了原來深○一○想○無○哄○醋○意○晚夕和他幹這箇管生他還對着人撇清搗鬼
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箇沒挽回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
年不理你總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不
事把他啞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
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是把身子斜躺在裡

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裏說道好大行貨子把
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牝未試而說畢出入鳴啞或舌尖
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開口噙着往來哺摔或在粉臉上
播擗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撻拙起來三或字下着一
品玉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
捧定毛數○字○將○上○文○三○或○字○句○出○都魯那話往口裏吞放燈下一往一來不想傍邊
蹲着一箇白獅子貓兒看見動且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
向前用瓜兒來搗此處却為死官哥作線千百性寫幹事
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掣的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鬪
他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貓儘力打了一扇靴子打

出帳子外去了。既向西門慶道：怪發誦的冤家緊着這批
刀的不得人意，又引鬪他，怎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搗了人
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
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嘔
來。我這屋裏儘着教你撥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嘔了
這一日，亦發嘔的沒些事兒。已完題面西門慶于是向汗
巾上小銀盒兒裏用桃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
口內，仰臥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擗着你往
裏放龜頭，昂大濡研半兩，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
捱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七裏邊緊澁住了。

介。回作照。

又爲後來

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
擗的兩邊皆滿，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
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是婦人用力婦人因向西門
慶說：你每常使的顫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
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七直掣到心上。這一
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好
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箇笑話兒說與你听。又
間是應二哥說的一箇人死了，閻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
教他交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
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

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等我慢慢兒的，挨罷婦人，听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挨慣了驢的行貨，碎說嘴的賊。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箇足纏了一箇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繇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兩遍頭刮，答刮答，怪响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慶。慶雙手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慶雖身，按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止用吊過轉過將淫態，淫情寫尺。兩手揀定西門慶，脖項合扶在，身上舒舌頭在。

他口裏那話，直抵花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達，七罷了。五兒昏死了，須臾一，昏迷舌尖水冷，泄訖一度。西門慶竟花中，一股熱氣，直透丹，心中，翁七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拭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嗚咽其舌，那話通不，拽出來，睡沒半箇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箇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竟稍倦。西門慶只是，伴七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友替你，哂過了罷。」又我品西門慶道就哂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椿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

我說是那一精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等我晚夕來對你說。早晨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一篇金蓮品玉文字，却用春梅脫衣裳穿衣裳作起結。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帛，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裏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教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

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箇穿青衣皂隸騎馬，夾着氈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氈包內取出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拏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細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

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箇是侍生安忱拜，一箇是眷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鶴補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所上叙禮，各道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輿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當容踵叩，敢問黃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字，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生有四眼井之說。四井者市井也，明七說出部都泥七看過。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寫出垂涎之意。西門慶

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府中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權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府那裏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所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

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席抬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生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賓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廝上叙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

大廝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門慶。倪秀才座間，因敘話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箇小優兒上來，盪頭彈唱，飲酒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箇對坐，妙趣妙。

鳳。兩。箇。徒。弟。世向縫中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姑子楊姑
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
姐衆人一箇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听他演誦先是
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
源之路畫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
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
費○大○虎○俱○虛○妻○紅○化○亦○假○拏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搖
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
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

而白髮來侵賀者終聞而吊者隨至苦七苦氣化清風
塵歸土點七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虚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
出家願听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鵝巢頂只
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繼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听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

爹不在家裡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
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
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上不说就是我的兒玳安道
賊狗攬的林七小廝你賭幾箇真箇走向前一箇潑膠攤
翻倒兩箇就碯碌成一塊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
沫繼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弄帳騎馬一
直去了兩寫書童玳安相罵見二人同寵而一春花一秋寔也月娘在後邊打發兩
箇姑子吃了些茶食又听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那潘金
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
娘李大姐他叫你七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

裡恁有副割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
瞧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
裡跑兔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人敬濟圖葉又是如此上場特與上文作對
蓋此同是雙開文字也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
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自交姑子家中宣起
卷來不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月娘之惡咱們出來走走
就看七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
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敬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
銀子被金蓮狗恁搗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
兒兩口子且在房裡伴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見二

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針尖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上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饜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裡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七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傍罵了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罰呪不想丫頭掃地七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

甚麼剛纔教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箇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裡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曾大姐道剛纔丫頭掃地拾起來我挈着裡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也稍几方兒與我敬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黃瑣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

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見的又是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的
總觀瓶敬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
見爲人沒銀子只要兩方見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
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
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
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七紫葡萄顏色四川
與主夢所出之二十巾特上二對下接一人得手也
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花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箇
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鬮子兒都是纓絡珍珠
碎八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嚶耶七再沒了賣瓜子兒開
廂子打啲噴瑣碎一大堆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玉稱心

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拿
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了金
蓮搖著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交姐
夫稍了來那又幾箇暗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
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七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
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大姑連忙道了萬福又找上金蓮
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拏出來你
兩口兒鬮牌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
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每吃敬濟道既是五
出來此句却是大姐遞與金蓮交付與李瓶

兒收着拏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又在傍替
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場忽听前边打門西門慶來
家金蓮與李瓶兒總回房去了寫盡心事敬濟出來迎接西門
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
出月交还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边徑往
金蓮房裡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

何怕明朝花不開

第五十二回

篇首又我金蓮後庭花一事特与王六兒一扭同
心見二人同惡共濟以結此梵僧藥之案爲後文同
時死西門之地也

桂姐自王三官之後西門久已疎淡乃近復漸与熱
落者乾女之故則月娘不能相夫遠色親賢甘于自
引匪類入室其罪何如而西門爲色所迷明与看破
虛假却不能跳出圈套故用伯爵之戲以點醒西門
之心也

伯爵教回說明桂姐之于三官而西門乃即有山洞

之淫是其愚而不斷且自喜梵僧之藥欲賣弄精神亦非有意于桂姐也夫人之精神值得幾番賣弄哉故沿至後文驚愛月等事皆一層上寫入死地也爲結文幻化寫一孝哥爲孝哥寫一薛姑子用筆深細固不必說至于爲一王子却寫一庚戌日爲一庚戌日却寫一官哥剃頭又先寫一西門修養後又賄寫一廿四日總之文字不肯直便出使人看出也西門吃梵僧藥而死其身月娘薛姑子藥而亡其嗣兩上相對真正一對愚人上回品玉寫一猫此回又寫一猫上文猶是點明雪

賊此回却明上寫猫驚官哥蓋爲後文作非一伏金蓮之深心一見瓶兒之不能防微杜漸也金蓮之手敬濟自見嬌娘後而元夜一戲得金蓮唱戲罰唱一戲至此鬪葉子一戲乃于買汗巾中入花園之戲方討結煞一見西門之疎一見二人之漸而處上寫月娘又深罪月娘也王婆于金蓮袖內陶出汗巾爲西門作合今敬濟亦以汗巾作合一絲不爽

第五十二回

慶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詩曰

青樓曉日珠簾映

紅粉春粧寶鏡催

已厭交歡憐舊枕

相將遊戲繞池臺

坐時衣帶綵織草

行必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作

相期期許管絃來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中十分欢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三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燈下除去冠兒設放衾

枕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衣裳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床歇息見婦人臉得光赤條身子又金蓮先脫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腳換了雙大紅平底睡鞋見西門慶一見淫心輒起塵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箇托子都帶上一手樓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箇後庭六、見一快摠是見後文兩人用藥以死西門同出一手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聽了一眼說道好箇沒廉耻冤家意則此時試之已兩、人合符矣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加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全

了我又稀罕小廝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樁兒管情放到裡頭去就過了婦人被她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得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圖去了我和你耍一遭試試西門慶真箇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道達七漫着些這箇比不的前頭撐得裏頭熱炙火燎的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七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

的那玉色線描羊皮挑的金抽銀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
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裙子倒不知多少銀
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也是一間與上
又品王作對西門慶道不打
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頗作抽拽只顧沒稜
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七這里緊
着人爽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我央及你
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听得扶其股翫其出入之
勢一而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七的叫着
達七哄出你達七屣兒來罷那婦人真箇在下星眼朦朧
鶯声款掉柳腰欵擺香肌半就口中鶯声柔語百般難述

良久西門慶覺精來用手扳其股極力而擁之扣股之聲
响之不絕那婦人在下邊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
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塵柄盡沒至根直底于深
異處其美不可當寫得于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承
受其精二体偎貼良久拽出塵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
涎是新破
瓜的婦人以帕抹之方總就寢一宿晚景是過次日
西門慶早晨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里差人
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設席請早去西
門慶打發來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所來只見飽頭
生小官、哥刺頭檢日因官哥刺頭劍、笋出西門慶、頭筆墨
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要

無痕之妙

篋篋頭哩于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內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舖下梳篋家活與他篋頭櫛髮現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銖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篋了頭又叫他取耳插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見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着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瓮起身兩箇姑子每盒又是五錢銀子兩箇小

了安、銀

寫下文求

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

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

真、貫至、瓶、兒、死、日、明、眼、人、自、知

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這里盼你哩薛姑子

合掌問訊道打攬菩薩這里我到那日已定來于是作薛

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姑子同後邊去了只

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

裡遊翫李瓶兒道桂姐你過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

不妨事我心裡要抱抱哥子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

新收拾書房裡瞧七哩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

熨摘了兩朶與桂姐戴于是順着松墻見到翡翠軒見裏

面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綃帳銀鈎
水簾珊瑚先寫山洞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
金小篆焚着一樓龍涎綠窓半掩窗外芭蕉低映潘金蓮
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見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
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
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上你的書房俺每引他來瞧
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闖了一回忽見画童
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
了應伯爵走到松牆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
李桂姐在這裡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

麼怪花子虛心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問
我事也罷你且與我箇嘴着于是攬過來就要親嘴被桂
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攬刀子若不是怕說
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
怪狗才看說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
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妳子如意兒正在松牆拐角邊等候
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箇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
桂姐道多虧爹這里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
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
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

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
繼唱喏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
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豬。我恐怕放不的，今早
旋叫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豬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
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可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
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里，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
家銀子詩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
纔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箇後日來。少的我家里湊
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
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

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箇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
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箇一條鐵
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箇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
日啣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
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鉄索拉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
。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
王家小廝，只胡撞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
理，螻蛄不鑽沒縫的，鷄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
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
顧搨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

匙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長老孫媽七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裡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拋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箇一分兒使也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到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裡怨悵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槩腦子还未变全养老婆还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羞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日比哥

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說殺罷了說畢小廝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箇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等我叫小廝拿來咱每吃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箇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筯擺放廳堂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太拏起筯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箇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箇吃

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頭官見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墻外各花臺边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只是熱物非如後衣梅等也四尾水湃的大鱔魚一盒枇杷果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里剗的送來我且嚐箇兒着四、色一手搥了好幾箇遞了兩固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奉佛就先搥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脏着西門慶分付交

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里西門慶看着他兩箇打雙陸不題且說月娘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他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拏曆頭看看好日子及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

四月廿一日是箇庚戌日，金定婁金狗當直，宜祭祀官帶
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爲一日
庚戌日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了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
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
髮，總剃得幾刀兒，這官哥兒呱的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
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噎下去，不做
声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慌慌手腳，連忙說：「不剃罷，不
剃罷。」那小周兒說：「收不迭家活，往外沒腳的跑。」月娘道：「
我說這孩子有些三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罷平白教
進來剃剃的好麼？天假其便，那孩子噎了半日氣，總放出來。

聲來。李瓶兒方纔放心，只顧拍哄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
膽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的。
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拏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于是抱
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要了你了。」
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鬧了一回。李瓶兒
交與奶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
吃奶子抱的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
活說：「說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
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教來安你拏一甌
子酒出去，與他說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箇錢。小玉連忙

篩了一盞，拏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如○此○
○寫○王○子○日○音○人○那○得○知○蓋○特○為○孝○詩○鄭○重○見○安○胎○為○月
因教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王子日。○可知○上○支○特○為○此
段○入○之○好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日交芒種，五月節使
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此○所○為○隨○手○趙○益○筆○墨○者○也一響兒，李桂姐
接過曆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
我不得在家。又映一日子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
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可見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
中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三箇生日，日里害思錢病，黑夜
思漢子的病，早晨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
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趁着姐夫有錢，攬着都

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
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在花園中來捲棚
內，又早放下八僊桌兒，桌上擺設兩大盤燒猪肉，并許多
餚饌，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
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人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
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
總肯了。平白他替你說人情去，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
你唱箇兒我下酒，也是拏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誇花
子你虻蠅包網兒，好大面皮。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
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先打和尚，要吃飯休惡了。」

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飾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話我，半邊俏還動的，被桂姐把手中扇靶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到明日論箇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周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纏，拏起琵琶，橫担膝上，啓朱唇，露皓齒，唱：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滅香肌，憔悴損鏡，鴛塵鎖無心，整脂粉，倦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

伯爵道：「你兩箇當初好來，如今就爲他受些驚怕，見也不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

最難禁，樵樓上，西角吹，彩霞斷腸聲。

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箇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撲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託人的。』」

集賢賓

幽窓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鶯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盡。眠未成，他那裏睡得安穩。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拏了他去，落的在家裡睡覺兒哩。你便在人家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

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
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纔
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此處是兩番問答彈着琵琶又唱段

雙聲疊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
伯爵道一箇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舖在靈前
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褲子濕問怎的來那
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間眼淚打肚裡流出來了
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又是桂姐
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里先走滾自恨我
當初不合他認真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
况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箇南曲見
你聽反插伯爵唱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得
假真箇箇人古怪精靈箇箇人久慣牢成倒將計活理把
瞎缸暗頂老虔婆只要畚財小淫婦兒少不得拽着脖子
往前拚苦似投河愁如覓井幾時得把業碓子填完就變
驢變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又是
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搗斷腸

子的狗才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日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信語口上生箇大疔瘡。那桂姐半日塗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

伯爵總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接了。又是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桂姐又唱道。

却原來厮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又是心口裏不相應。

如今虎口裏倒相應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裏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桂姐又唱。

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為他錯害了相思病。負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教我。有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箇招宣襲罷。桂姐又唱。又是。

虎珀貓兒墜

日疎日遠。何。子奴痴心寧耐等。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折鴛零。對西門不。

尾聲

此處桂姐一唱直照後月兒家描臂一回見桂姐之交與西門自此全訣後雖有來往亦只淡然而已
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的恩情番
人浮薄之情如此則此回弄桂桂姐亦可
成做画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七叫畫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耐勞桂
姐一杯酒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
濟事拏勤勞在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
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擗望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
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于是三人又
打雙陸西門慶遞了箇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
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這回予倒

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來伯爵道這
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
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摘
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
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
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交
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
兒兩箇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裏吃了菜
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塲雪洞
兒裡把門兒掩着坐在矮床兒上把桂姐摟在懷中腿

坐的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說了一跳便問怎
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梵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
低垂粉頸欵啓猩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撈起他兩隻
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胳膊上抱到一張椅兒上兩箇就
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子一遭尋不着打滴
翠巖小洞兒裡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
深處藏春場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
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
只顧聽覷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
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

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拉着腿子正幹得妙
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箇樓心的樓到一盂里了李桂姐
道怪攬刀子猛的進來說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見了事
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
且過來等我抽箇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才快出去罷
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
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以喝起來連後邊嫂子每都嚷
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
偷漢子教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
罷我且親箇嘴着于是按着桂姐親了一箇嘴纔走出來

西門慶道怪狗才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
上說道我兒兩箇儘着搗儘着搗搗吊底了也不關我事
總走到那箇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裡許我的香
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同我與你就是了又來
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箇不得人意
的攬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箇在雪洞內是幹勾一
箇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總得了事楚曾樂至此兩散雲
方點出解藥
收有詩爲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聞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畫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
補了西門慶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櫻花下溺
尿李桂姐腰裏摸出鏡子來在月窟上擱着整雲埋鬢在
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裏洗洗手出來伯爵問
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
人搨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絲他絲他等
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
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沒曾打听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
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沒人來催
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

道齊香兒還在玉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裏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教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裏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孀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李銘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孀和桂姐愁不請爹每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靶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

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拏兩盤燒豬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筋子又撥了牛段。鱈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箇哩。且嘗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才都拏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里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每誰家有。」奉承得不倫沒理一至于此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裏。破應伯爵連碟子都褪過去。倒的袖了。謝

希大道你也留兩箇兒我吃也將手擡一碟子烏菱來只
將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插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
李銘吃了分付畫童後邊再取兩箇枇杷來賞李銘李銘
接的袖了纔上來拿箏彈唱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
他唱了一套花藥欄三箇直吃到掌燈時候還等後邊拿
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
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
門慶點頭見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
家飲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梵僧菜又以一宿無
不寫寫之請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書童

玳安兩箇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
不在話下潘金蓮赴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
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
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下飯一罈金華酒一
瓶白酒一錢銀子菓餠涼糕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
蓮對着月娘說大姐那日鬪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
大姐又添了些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裡吃吳月
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眾人先在捲棚
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見在山子上臥雲亭下棋投壺
吃酒耍了月娘想起問道今日主人怎倒不來坐坐月娘
罪案

大姐道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好待來也。不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眾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簫收了，于是傳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捧春。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箇下棋，玉樓眾人也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耍子○小○鐘○窓○橋○上○一○樣○心○事惟金蓮獨自手搖着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因見墻角草地下，一朵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有心，一眼臉見，便悄悄跟來，在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這草地上滑蕪蕪的，只怕跌了你教兒子心疼。」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帶笑

帶罵道：「好箇賊短命的油嘴，跌了我，可是你就心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也不怕人看着因問你買的汗巾見怎了？」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買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的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墻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擎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敬濟，只認做撲蝴蝶，忙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箇耍子慌的敬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

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
 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箇坐在芭蕉叢下花臺石上打
 開分了兩箇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裡到且是蔭
 涼天下漏有此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裏取孩子的
 小枕頭并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裡抹
 回骨牌兒不知山洞中人急壞了你就在屋裡看罷如意兒去了不
 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
 放在小枕頭兒上倘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
 一回交迎春往屋裡拿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廳雲
 亭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李

并兒揪下孩子教金蓮看着我就來那金蓮記掛教濟
 洞兒裡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
 教敬濟說没人你出來罷敬濟便叫婦人進去瞧又磨菇來
 面長出這些大頭磨菇來了其的婦人入到洞裏就折疊
 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箇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
 李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
 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波入看孩子理玉樓道
 左右有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
 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教小玉你去
 就抱他的席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

下孩子便儻在蓆上登手登脚的大哭。並不知金蓮在那
里只見傍邊一箇大黑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爲後文雪
獅一映
玉樓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嚶耶嚶把孩子丟在這里吃
貓。說了他可那金蓮連忙從雪洞見裏鑽出來。說道我在
這里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貓來說。他白眉赤
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
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擎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
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
道我去時不知是那里。一箇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月
娘說乾淨說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

六姐往洞兒里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二姐你怎的恁
白眉赤眼兒的。那里討個貓來。他想必餓了。要好吃哭就
賴起人來。李瓶兒見迎着擎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
哥兒。妳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牆兒轉過
捲棚。一直往外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一身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妳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裏
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敬
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
些啾啾不樂。正是

第五十三回

至此回方寫金蓮敬濟二人得手而得手却在捲棚內且驚散之後又用西門撻着總寫西門之疎畧而又描金蓮之驚魂也

月娘求子蓋正對掃雪一回也夫雪夜求子明是怨憤而借求子作勾挑之計所以牢籠其夫此回求子方是真正求子也然總與西門無相關涉寫盡繼室之假而現後撒潑一回則求子又明是挾制之媒寫孝哥來歷却詳細如此一者見名分之正不似瓶兒二者欲爲幻化地不得不爲薛姑子禁地

掃雪烹茶由寒而漸煖也。因雪結胎由熱而歸于冷也。且雪胎能無幻化乎。

孝哥胎而官哥病結果之人出而冤孽之人該算帳矣。又官哥子虛轉世也。孝哥西門轉世也。本性一回頭冤孽已不住。然則暗中棒喝明明示人。又此書之本意也。

寫王姑子念經者。又為月娘薛姑子一映見月娘誤于雪而空瓶兒迷于色而忘也。

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

詞目

小院間階玉砌。瑞暈半簇蘭芽。一庭萱草石榴花。

多子宜男愛揮。休使風吹雨打。老天好為藏遮。

莫教變作杜鵑。粉褪紅銷香罷。

右調應天長

話說陳敬濟與金蓮不曾得手。悵快不題。單表西門慶赴黃安二主事之席。乘着馬。跟隨着書童玳安四五人來到劉太監庄上。早有承局報知黃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來。

迎接那劉太監是地主也同來相迎西門慶下了馬劉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笑道咱三箇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却纔到來西門慶答道蒙兩位老先生見招本該早來實爲家下有些小事反勞老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箇大打恭進儀門來讓到廳上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次與安主事劉太監都作了揖四人分賓主而坐第一位讓西門慶坐了第二就該劉太監坐劉太監再三不肯道咱忝是房主還該兩位老先生是遠客安主事道定是老先生西門慶道若是序齒還該劉公公劉太監推却不過爾黃安兩主事道斗膽占了便坐了第二位黃安二主事坐了主

席一班小優兒上來磕了頭左右獻過茶當直的就遞上

酒來黃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優兒拿檀板琵琶

○文○房○孝○

索蕭管上來合定腔調細細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陽候烟

○可○病○胎○

雨淋唱畢

爲瓶兒病也

劉太監舉盃勸衆官飲酒安主事道這

一套曲兒做的清麗無比定是一箇絕代才子况唱的聲

音嘹亮響遏行雲却不是箇雙絕了麼西門慶道那個也

不當奇今日有黃安二位做了賢主劉公公做了地主這

總是難得哩黃主事笑道也不爲奇劉公公是出入紫禁

門親龍顏可不是貴臣西門老丈堆金積玉彷彿陶朱可

不是富人富貴雙美這總是奇哩四個人哈哈大笑當值

的斟上酒來，又飲了一回。小優兒又拿碧玉洞簫吹得悠悠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沽美酒桃花溪楊柳腰的時曲。○又○照○音○敬○濟○金○蓮○唱畢，眾客又贊了一番歡樂飲酒不題。且說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曾得手，耐不住滿身慾火，見西門慶吃酒到晚還未來家，依舊閃入捲棚後面探頭探腦，張看原來金蓮被敬濟鬼混了一場，也十分難熬。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黑影子裡看見了，恨不的一碗水嚙將下去。就大着膽悄悄走到背後，將金蓮雙手抱住，便親了箇嘴，說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隄防吃了一嚇，回頭

看見是敬濟，心中又驚又喜，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快放手！有人來撞見，怎了？敬濟那裡肯放，便用手去解他褲帶。金蓮猶半推半就，早被敬濟一扯扯斷了。金蓮故意尖驚道：怪賊囚，好大膽！就這等容易，要奈何小丈母。○然○則○如○何○不○容○易○又○如○何○敬濟再三央求道：我那前世的親娘，要敬濟的心肝煮湯吃，我也肯割出來。沒奈何，只要今番成就，就敬濟口裡說看腰下那話，已是硬幫幫的露出來，朝着金蓮單裙，只顧亂捅。金蓮桃頰紅潮，情動久了，初還假做不肯，及被敬濟繫垂，教曹觸着，就禁不的把手去摸。敬濟便趁勢一手掀開金蓮裙子，儘力往內一插，不覺沒頭露腦。原來金蓮

被纏了一回，臊水濕漉漉的，因此不費力送進了，兩個緊抱在紅欄杆上，任意抽送，敬濟還嫌不，得到根教金蓮倒在地上，待我奉承你一箇，不亦樂乎，金蓮恐散了頭髮，又怕人來，推道：今番且將就些，後次再得相聚，憑你便了。一個達七連聲一個親七不住，廝併了半箇時辰，只聽得隔牆外，簌七的響，又有人說話，兩箇一闕而散，敬濟雲情未已，金蓮兩意方濃，却是書童玳安拿着冠帶拜匣，都醉醺醺的，嚷進門來，月娘聽見，知道是西門慶來家，忙差小玉出來，看書童玳安道：爹隨後就到了，我兩人怕晚了，先來了不多時，西門慶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裡來。

樓住月娘，就待上床，月娘因要他明日進房，應二十三日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別房裡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罷，別要惹你嫌，我去了，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真有些三不好月○形○分○明○經還未淨，誰嫌你，明晚來罷。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裡去了，金蓮正與敬濟不盡興，同房，眠在炕上，一見西門慶進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纔來家，西門慶也不答應，一手樓將過來，連親了幾箇嘴，○駭○又○不○宿○上○文○說○一手就下邊一摸七，○身○看○味○二○十○分○矣着他牝戶道：怪小淫婦，你想着誰來，兀那話濕搭七的金蓮自竟心虛，也不做聲，只笑推開了西門慶，向後邊灑水。

去了、能使敬濟文字在西門處結是大奇大奇當晚與西門慶雲情雨意不消
說得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畢
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邊放着宝炉燒起名香又放上白
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飯後祇拜拈香畢將經展開念
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箱
內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
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並仰所保佑早生子嗣告畢
小玉盪的熱酒傾在盞內月娘接過酒盞一手取藥調勻
西向跪倒先將丸藥嚥下又取水藥也服了喉嚨內微竟
有些腥氣月娘閉着氣一口呷下孝哥如此得味又拜了四拜當

日又出房只在房裡坐的、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起身就
叫書童寫謝宴帖往黃安二主事家謝宴書童去了、就是
應伯爵來到西門慶出來、應伯爵作了揖說道哥昨在劉
太監家吃酒、幾時來家、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灌了
好幾盃酒、歸路又遠、更餘來家已是醉了、這咱纔起身玳
安拿出早飯、西門慶正和伯爵同吃、又報黃主事安主事
來拜、西門慶整衣冠、教收過家活出迎、應伯爵忙迴避了、
黃安二主事一齊下轎進門、廝見畢三人坐下、一面捧出
茶來吃了、黃安二主事道夜來有襄西門慶道多感厚情、
政要叩謝兩位老先生、如何反勞台駕先施、安主事道昨

晚老先生还未盡興，爲何就別了。西門慶道：晚生已大醉了，臨起身又被劉公公灌上十數盃葡萄酒，在馬上就要嘔，耐得到家睡到今日，还有些不醒哩。笑了一番，又吃過三盃茶，說些閑話作別去了。應伯爵也推事故家去，西門慶回進後邊，吃了飯，就坐轎，答拜黃安二主事去，又寫兩個紅札帖，分付玳安備辦兩副下程，趕到他家面送。當日無話。西門慶來家，吳月娘打點床帳，等候進房。西門慶進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餚饌，盪酒上來，兩人促膝而坐。西門慶道：我昨夜有了盃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麼身子不好，這咱搗鬼。月娘道：這不是搗鬼，果然有些不好。

難道夫妻之間，恁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數盃酒，又吃了些鮮魚鴨脯，便不吃了。月娘交收過了，小玉薰的，被窩香噴噴的，兩個洗澡已畢，脫衣上床，枕上綉被，中緹繚言，不可盡述。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恰遇月經轉，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罷了。孝哥如正是

此結局

帶宜同院結同心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雞子腰子補腎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接寫官哥幻化李瓶兒抱着孩子，向西門慶道：前日我有些心愿，未嘗了。這兩日身子有些

不好坐淨桶時，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七，心愿你
又忙碌碌的，不得个閒空。西門慶道：你既要了愿時，我叫
玳安去接王姑子來，與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
安分付接王姑子來，玳安應諾去了。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
二爹來到。已為借西門慶便出迎，廝見應伯爵道：前日謝
子純在這裡吃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事，哥應付了他。
罷。西門慶道：我那裡有銀子應伯爵道：哥前日已是許下
了，如何又變了卦？哥不要瞞我。等地財主說個無銀出來，
隨分湊些與他罷。西門慶不答應，他只顧呆了，檢看常時
節。寫心事蓋西門慶尚不知局也常時節道：連日不曾來看哥，兒長養

慶。西門慶道：生受注念，却總你李家嫂子要酬心愿，只得
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應伯爵道：但凡人家富貴專
待子孫掌管，養得來時，須要十分保護，譬如種五穀的，初
長時，也得時時灌溉，總望個秋收。小兒兄萬金之軀，是個
掌中珠，又比別的不同。小兒郎三歲有闕，六歲有厄，九歲
有煞，又有出痧出痘等症，哥不是我口直論起，哥兒自然
該與他做些好事，廣種福田。若是嫂孀子有甚愿心，正宜及
早了當，管情交哥兒無灾無害。好養說話間，只見玳安來
回話道：王姑子不在菴裡，到王尚書府中去了。小的又到
王尚書府中找尋他半日，總得出來與他說了，便來了。西

門慶聽罷依舊和伯爵常時節說話兒一處坐地書童拿些茶來吃了伯爵因開言道小弟蒙哥七厚愛一回因寒四西門慶之故便家房子窄隘不敢簡褻多有疎失今日稟明了哥若明後日得空望哥同常二哥出門外花園裡頑耍一日少盡兄弟孝順之心常時節從旁贊道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哥自然鑒納決沒有見却的理西門慶道若論明日到波事只不該生受伯爵道小弟在宅裡快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去今日一盃水酒當的甚麼西門慶道既如此我便不往別處去了伯爵道只是還有一件小優兒小弟便教了世郊外去必須得兩個唱的去方有興些西門慶道這不

可緊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就是了伯爵道如此可知好哩只是又要哥費心不當西門慶一面就叫琴童分付去叫吳銀兒韓金釧兒明日早往門外花園內唱琴童應諾去了不多時王姑子來到廳上見西門慶道個問訊動問施主今日見名不知有甚分付老身因王尚書府中有些小事去了不得便來方纔得脫身西門慶道因前日養官哥許下些愿心一向忙碌碌未曾完得托賴皇天保護日漸長大我第一來要酬謝佛恩第二來要消災延壽二要字寫盡愚人因此請師父來商議王姑子道小哥兒萬金之軀全憑佛力保護老爹不知道我們佛經上說人

中生有夜又羅刹常喜噉人、令幼弱子傷胎奪命、皆是諸惡鬼所爲。又映官哥如今小哥兒要作好事、定是看經念佛、其餘都不是路了。西門慶便問做何功德好。王姑子道：先拜卷藥師經、待回向後、再印造兩部陀羅經、極有功德。西門慶問道：不知幾時起經。王姑子道：明日到是好日。就我菴中完愿罷。西門慶點着頭道：依你依你。王姑子說畢、就往後邊見吳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兒房裡。王姑子各打了問訊。月娘便道：今日央你做好事、保護官哥。你幾時起經頭。王姑子道：不日。黃道吉日。就我菴裡起經。小玉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因對王姑子道：師父我還有句話一發

央及你。王姑子道：你老人家有甚話。但說不妨。李瓶兒道：自從有了孩子、身子便有些不好。明日疏意裡邊帶通一何何如行的去。我另謝你。恩王姑子道：這也何難。且待寫疏的時節、一發寫上。就是了。正是：
禍因惡積非無種、福自天來定有根。

第五十四回

此回俱是下文引子。蓋伯爵戲金釧。明言遺簪墜珥。俱是相思隔花金串。行當入他人之手。是瓶兒未死。已先爲金梅散去。一影然瓶兒一死。亦未嘗不有隔花人遠天涯近意。是此一回。旣影瓶死。復遙影蓮摧梅謝。若任醫官又爲官哥作襯。見官哥不死。瓶兒尙可。醫官哥死而瓶兒必死。子虛之靈不爽矣。寫王姑子處修經。一繳玉皇廟。一起永福寺。一襯西門月娘瓶兒之愚也。花園中。一令明說西門豪華不久。如世所云風花雪

月者也。而諸笑談。又明說西門之得以肆其惡者。以有錢耳。總爲財字一哭也。

寫敬濟金蓮一驚。蓋爲二人留地步也。夫不驚走勢。必常尋開空。而心膽一放。牆壁難瞞。敬濟不能居于西門家矣。故用一驚頓住。留至西門一死。卽接寫舊色東床。又不費手。又有地步也。且因此可悟私琴童一回之文矣。欲爲金蓮私婚。不露馬脚。于西門生時。必先寫私僕露馬脚。于金蓮一來時。見金蓮懲此一辱。便不敢十分放膽。必俟西門死。月娘燒香去。方敢露盡情也。故寫琴童特爲敬濟地步耳。蓋當落想時不

寫敬濟金蓮得手于西門。在日不足以形其奸。乃寫其得手。而雪娥嬌兒在側虎視。何以不敗。露一敗露。而敬濟能不作琴童之續乎。故用先寫一琴童以厭足。嬌兒雪娥之心。以暗驚金蓮之膽。又寫一理。呈以迷西門之魄。又寫一蕙蓮死。以滅雪娥之口。一春梅罵李銘。以杜嬌兒之讒。又寫一月娘隨處開端。托大然後敬濟金蓮得終西門之身而不敗。夫敬濟不敗。方可至西門死後。細細抽筆。單單寫之也。文字用地。步如此。人烏知之。

又韓金釧。韓者寒也。已是冷信待特透露。接寫至愛。

月乃歲晚寒深。溫氣全無矣。是又不可不知。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詞曰

美酒斗十千。更對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閒。起舞酌
花花不語。似解人憐。不醉莫言還。請看枝間。已
飄零一片。減嬋娟。花落明年。猶自好。可惜朱顏。分

出 右浪淘沙

却說王姑子和李瓶兒吳月娘商量。來日起經頭。停當月
娘便拏了些應用物件。送王姑子去。又教陳敬濟來分付。
道。明日你李家丈母拜經。請保佑官哥。你早去禮拜。禮拜

敬濟推道、爹明日要去門外花園吃酒、留我店裡照管着、別人去罷、原來敬濟聽見應伯爵請下了西門慶、便想要乘杌和潘金蓮弄鬚、因此推故、月娘見說、照顧生意、便不違拘他、放他出去了、便着書童禮拜調撥已定、單待明日起經、且說西門慶和應伯爵常時節談笑多時、只見琴童來回話道、唱的叫了吳銀兒有病去不的、韓金釧兒答應了、明日早去、西門慶道、吳銀兒既病、再去叫董嬌兒罷、常時節道、郊外飲酒、有一箇倦勾了、不消又去、叫說畢、各各別去、不在話下、次日黎明、西門慶起身梳洗畢、月娘安排早飯吃了、便乘轎往觀音菴起經、書童玳安跟隨而行、王

姑子大門迎接、西門慶進菴來、北面皈依參拜、但見

金仙建化、啓第一之真乘、玉偈演音、集三千之妙利寶、花座上、裝成莊嚴世界、惠日光中、現出歡喜慈悲香烟、繚繞直透九霄、仙鶴盤旋、飛來砥樹、訪問綠絲、果然稀罕、但思福果、那惜金錢、正是辨箇至誠心、何處是天難、感願將大佛事、保祈殤子彭錢、一語道盡痴心、

王姑子宣讀疏頭、西門慶聽了、平身更衣、王姑子捧出茶來、又拿些點心餅餸之物、擺在桌上、西門慶不吃、單呷了口清茶、便上轎回來、留書童禮拜、正是

願心酬畢喜匆匆

感謝靈神保佑功

更願皈依連座下

却教閑煞永亨通

回來紅日繞半竿。應伯爵○此○為○借○安○之○根○同常峙節來請西門慶道：「那裏有請吃早飯的？」我今日雖無事故，也索下午邊好去。應伯爵道：「原來哥不知出城二十里有個內相花園，極是華麗，且又幽深，兩三日也遊玩不到哩。因此要早去盡這一日工夫，可不是好常峙節道？」今日哥既沒甚事故，應哥早邀便索去休。西門慶道：「既如此，常二哥和應二哥先行，我乘轎便到了。」應伯爵道：「專待哥來說罷。」兩人出門，叫頭口前去，又轉到院內，立等了韓金釧兒，坐轎子同去。應伯爵先一日已着家火來園內，殺雞宰鴨，安排筵席，又叫下

兩箇優童隨着去了。西門慶見三人去了，多時便乘轎出門，迤邐漸近，舉頭一看，但見

千樹濃陰，一灣流水，粉牆藏不謝之花，華屋掩長春之

景。武陵桃放，漁人何處識迷津；庾嶺梅開，詞客此中尋。

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人間閬苑。

西門慶贊歎不已，道：「好景致！」下轎步入園來。應伯爵和常峙節出來迎接，園亭內坐的，先是韓金釧兒磕了頭，纔是兩個歌童磕頭，吃了茶。伯爵就要通上酒來。西門慶道：「且任你每先陪我去點上景致來。」一面立起身來，揸着韓金釧兒同走。伯爵便引着慢七的，步出迴廊，循朱闌轉過

垂楊邊一曲茶蘼架楚過太湖石松風亭來到奇字亭上
後是繞屋梅花三十樹中間探梅閣上名人題咏極多
西門慶備細看了是俗人又過牡丹臺上數千種奇異
牡丹又過北是竹園上左有听竹館鳳來亭扁額都是名
公手跡右是金魚池上樂水亭凭朱欄俯看金魚却像
錦被也是一片浮在水面一篇金魚賦西門慶正看得有趣伯
爵催促又登一箇大樓上寫听月樓上也有名人題詩
總○是○西○門○眼○中○俗○情○如○掬
對聯也是刊板砂綠嵌的下了樓往東一座大山山中八
仙洞深幽廣潤洞中有石棋盤壁上鐵笛銅簫似仙家一
般出了洞登山頂一望滿園都是見的西門慶走了半日

常時節道恐怕哥勞倦了且到園亭上坐坐再走不遲西
門慶道十分走不過一分却又走不得了多虧了那些拾
轎的一日趕百來里多路特下大家笑了讓到園亭裡西
門慶坐了上位常時節坐東應伯爵坐西韓金釧兒在西
門慶側邊陪坐大家送過酒來西門慶道今日多有相援
怎的生受伯爵道一盃水酒哥說那裡話三人吃穀數盃
兩個歌童上來西門慶看那歌童生得

粉塊捏成白面胭脂點就朱唇綠慘上披幾寸青絲香
釵上着滿身羅綺秋波一轉憑他鐵石心腸檀板輕敲
遮莫金声玉振正是但得傾城與傾國不論南方與北

方

兩個歌童上來拿着鼓板合唱了一套時曲字字錦羣芳。
 綻錦鮮。須知諸人熱處上是下即唱的嬌喉婉轉端的是
寫瓶兒死矣故此點睛繞梁之音西門慶稱贊不已常時節道怪他是男子若是
 婦女便無價了西門慶道若是婦女咱也早叫他墜了決
 不要他站着唱伯爵道哥本是在行人說的話也在行衆
 人都笑起來三人又吃了數盃伯爵送上令盆斟一大鐘
 酒要西門慶行令西門慶道這便不消了伯爵定要行令
 西門慶道我要一個風花雪月。一令已盡第一是我第二
 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劍姐。下文情事第一是我第二
 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劍姐。風花雪月至令誰是第一誰不是第一哉

伯爵說的出來只吃這一盃石說不出罰一盃還要講十
 個笑話講得好罷休不好從頭再講如今先是我了拏起
 令鍾一飲而盡就道雲淡風輕近午天如今該常二哥了
 常時節接過酒來吃了便道傍花隨柳過前川如今該主
 人家了應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講不出來西門慶道應二
 哥請受罰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遲了一回被西門慶催
 逼得緊便道洩漏春光有幾分。春物振西門慶大笑道好
 箇說別字的論起來講不出該一盃說別字又該一盃其
 兩盃伯爵笑道我不信有兩個雪字便受罰了兩盃衆人
 都笑了催他講笑話伯爵說道一秀才上京泊船在揚子

江到晚叫梢公泊別處罷。這里有賊，梢公道：「怎的便見得有賊？」秀才道：「兀那碑上寫的不是江心賊。」梢公笑道：「莫不是江心賊，怎便識差了？」秀才道：「賦便賦，有些賊形。」一語罵
作者西門慶笑道：「难道秀才也識別字？」常時節道：「應二哥本意。」
該罰十大盃。伯爵失驚道：「怎的便罰十大盃？」常時節道：「你且自家去想。」點原來西門慶是山東第一箇財主，却被伯爵說了賊形，可不罵他了。西門慶先沒理會，到波常時節這句話提醒了。伯爵竟失言取酒罰了兩盃，便求方便。西門慶笑道：「你若不該一盃，也不強你。若該罰時，却饒你。不的伯爵滿面不安，又吃了數盃，懣着常時節道：『多嘴。』西門

慶道：「再說來。」伯爵道：「如今不敢說了。」西門慶道：「胡乱取笑，顧不的許多。」且說來看伯爵，穩安心，又說孔夫子西狩得麟，不能覈見，在家裡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壞了，尋箇牯牛，滿身掛了銅錢，哄他。那孔子一見，便識破道：「這分明是有錢的牛。」又點一已更妙却怎的做得麟說罷，慌忙掩着口跪下道：「小人該死了，實是無心。」西門慶笑着道：「怪狗才，還不起來。」金釧兒在旁笑道：「應花子成年說嘴，麻犯人今日一般也說錯了。」又點伯爵道：「大爹別要理他說的。」伯爵急了，走起來把金釧兒頭上打了一下，說道：「繫自常二那天殺的韶叨，還禁的你這小淫婦兒來插嘴插舌。」兩寸不想這一下打重

了把金釧疼的要不的，又不敢哭，脫腮着臉，待要使性兒，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可成個人，嘲戲了我，反又打人，該得何罪？」伯爵一面笑着，搽了金釧，說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嬌，輕上惹得一盪兒，就待哭，虧你挨那驢大的行貨子來。」金釧兒揉着頭，聽了他一眼，罵道：「怪花子，你見來，沒的扯淡，敢是你家媽七子倒挨駝的行貨來。」伯爵說笑道：「我怎不見，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驢，鄧小開，不少一件，你怎的賴得過？」又奉承又道：「哥，我還有個笑話兒，一發奉承了列位罷。」箇小娘因那話寬了，有人教道：「你把他生磬一塊塞在裡邊，敢就緊了。」那小娘真箇依了他，不多時，那磬

滑得疼了，不好過，脫腮着，立在門前，一箇走過的人看見了，說道：「這小淫婦兒，倒像粧霸王哩。」這小娘正沒好氣，聽見了，便罵道：「怪囚根子，俺樊噲，不過誰這裡，粧霸王哩。」借金釧一解却說畢，一座大笑。連金釧兒也撲拉的笑了，是落到本題。少頃，伯爵飲過酒，便送酒與西門慶。元令西門慶道：「該釧姐了。」金釧兒不肯，常時節道：「自然還是哥。」西門慶取酒飲了，道：「月殿雲梯拜洞仙，令完西門慶，便起身，更衣散步。伯爵一面叫擺上，添換來，轉眼却不見了。韓金釧兒伯爵四下看時，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薔薇架兒底下，正打沙窩兒，溺尿。伯爵看見了，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輕叱去，蹲

在地後面伸手去挑弄他的花心，韓金釧兒吃了一驚，尿也不曾溺完，就立起身來，連褲腰都濕了。情理必至，不防常時節從背後又影來，猛力把伯爵一推，撲的向前倒了。一推撲的向前倒了三交險些兒不曾濺了一臉子的尿。更奇伯爵扒起來笑罵着，趕了打西門慶立在那邊，松陰吓看了笑，的要不的連韓金釧兒也笑的打跌道：「應花子可見天理近哩！」于是重新入席飲酒。西門慶道：「這狗才剛纔把俺們都嘲了，如今也要你說箇自己的本色。」伯爵連說有有有一財主撒屁，幫閒道：「不臭，財主慌的道：『屁不臭，不好了，快請醫生。』」幫閒道：「待我聞一滋味，看假意見把鼻一嗅，口一嚥，道：『回

味畧有些臭，還不妨說的。」衆人都笑了。常時節道：「你自得罪哥，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說出來？」衆人又笑了一場。伯爵又要常時節與西門慶猜枚飲酒，韓金釧兒又彈唱着奉酒，衆人欢笑不在話下。且說陳敬濟探听西門慶出門，便百般打扮的俊俏，一心要和潘金蓮弄聳，又不敢造次，只在雪洞裡張看，还想婦人到後園來等了半日不見來，耐心不過，就一直逕奔到金蓮房裡來，喜得沒有人看見，走到房門首，忽听得金蓮嬌聲低唱了一句道：「莫不你纔得些兒，便將人忘記。」已知婦人動情，便接口道：「我那敢忘記了你，捨進來，繫七抱住道：『親七，昨日丈母叫我去觀音

菴禮拜我一心放你不下推事故不去今日去吃酒了
我絕早就在雪洞裡張望七得眼穿並不見我親七的後
影兒因此拚着死楚得進來金蓮道碑說嘴的你且禁聲
牆有風壁有耳這裡說話不當穩便寫出驚心映後大膽說未畢窗
縫裡隱七望見小玉手拿一幅白絹漸七走近屋裡來又
忽地轉去了金蓮忖道這怪小丫頭要進房却又跑轉去
定是忘記甚東西知道他要再來慌叫陳敬濟你速去休
這事不濟了敬濟沒奈何一溜烟出去了果然小玉因月
娘叫金蓮描畫副裙拖送人沒曾拿得花樣因此又跑轉
去這也是金蓮造化不該出醜待的小玉拿了花樣進門

敬濟已跑去矣了金蓮接着絹兒元是手顫哩

以此一漸映後

友却以此一漸罪前

文許多不杜之漸也話分兩頭再表西門慶和應伯爵常

時節三人吃的醅酌方纔起身伯爵再四留不住忙跪着
告道莫不哥還怪我那句話麼可知道留不住哩西門慶
笑道怪狗才誰記着你話來伯爵便取箇大甌兒滿七斟
了一甌遞上來西門慶接過吃了常時節又把些細果供
上來西門慶也吃了便謝伯爵起身與了金釧兒一兩銀
子叫玳安又賞了歌童三錢銀子分付我有酒也着人叫
你說畢上轎便行兩箇小廝跟隨伯爵叫火家收過家活
打發了歌童騎頭口同金釧兒轎子進城來不題一絲西

門慶到家已是黃昏時分就進李瓶兒房裡歇了次日李瓶兒和西門慶說自從養了孩子身上只是不淨早晨看鏡子兀那臉皮通黃了飲食也不想走動却似閃胸了腰的一般倘或有些山高水低丟了孩子叫誰看管西門慶見他吊下淚來便道我去請任醫官來看你脈息吃些丸藥管就好了便叫書童寫箇帖兒去請任醫官來書童依命去了西門慶自來廳上只見應伯爵早來謝勞西門慶謝了相擾兩人一處坐地說話不多時書童通報任醫官到西門慶慌忙出迎和應伯爵厮見三人依次而坐書童遞上茶來吃了任醫官便動問府上是那一位貴恙西門

慶道就是第六個小妾身子有些不好勞老先生存心一看任醫官道莫不就是前日得哥兒的麼西門慶道正是不知怎麼生起病來任醫官道且待學生進去看上說畢西門慶隨任醫官進到李瓶兒屋裡就床前坐下叫丫頭把帳兒輕上揭開一縫先放出李瓶兒的右手來用帕兒包着閣在書上任醫官道且待脈息定着定了一回然後把三箇指頭接在脈上自家低着頭細玩脈息多時纔放下李瓶兒在帳縫裡慢上的縮了進去不一時又把帕兒包着左手拳將出來閣在書上任醫官也如此看了看完了便向西門慶道老夫人兩手脈都看了却斗膽要瞧上

氣色西門慶道：「進家朋友，」二字直但看何妨，就叫揭起帳
兒，往醫官一看，只見臉上桃花紅，縷色眉尖，柳葉翠，含顰
雙秀那在醫官，舉看了兩眼，便對西門慶說：「夫人尊顏，學
生」生望見了，大約沒有甚事，還要問箇病源，纔是箇望
聞問切。西門慶見了，只見如意兒打扮的花兒，悄悄
走過來，向任醫官道：「這病源，纔是箇望
不穩的病，症細上說了一遍，那在醫官，便起身打箇恭
兒道：「老先生，若是這等學生，保的沒事，大凡以下人家，他
形神粗鹵，氣血強旺，可以隨分下藥，就差了些，也不打緊
的，如宅上這樣大家夫人，這樣柔弱的形軀，怎容得一毫

兒，差池正是藥差，指下延禍四肢，以此望聞問切，一件兒
少不得的。前日王吏部的夫人，也有些病症，看來却與夫
人相似。學生診了脈，問了病源，看了氣色，心下就明白得
緊到家，查了古方，參以已見，把那熱者涼之，虛者補之，停
停當當，不消三四劑藥，兒登時好了。那吏部公也感小弟
得緊，不論尺頭銀兩，加禮送來。那夫人又有柳已謝意，吏
部公又送學生一箇扁兒，鼓樂喧天，送到家來，扁上寫着
儒醫神術四箇大字。近日也有幾箇朋友來看，說道寫的
是甚麼顏體。一箇箇飛得起的，况學生幼年曾讀幾行書，
因為家事消乏，就去學那岐黃之術，真正那儒醫兩字。

發道的着哩。幾乎又爲西門慶道：「既然不妨，極是好了。不瞞老先生說，家中雖有幾房，只是這箇房下，極與李生契合。李生偌大年紀，近日得了小兒，全靠他扶養。怎生差池的全仗老先生神術，與學生用心見調治，他速好。學生恩有重報，縱是咱們武職，比不的那吏部公須，索也不敢怠慢。在醫官道，老先生這樣相處，小弟一分也不敢望謝。就是那藥本，也不敢領。西門慶聽罷，笑將起來，道：「學生也不是吃白藥的。近日有箇笑話兒講的好，有一人說道：人家貓兒若是犯了癩的病，把烏菜買來喂他吃了，就好了。旁邊有一人問：若是狗兒有病，還吃甚麼藥？那人應聲道：吃

白藥吃白藥，可知這白藥是狗吃的哩。總寫開眼不以爲意，光景而猶狗又那任醫官拍手大笑道：「竟不知那寫白方兒的，是借携帶麼？又大笑一回。任醫官道：「老先生既然這等說，李生也止求一箇扁兒罷。謝儀斷然不敢，又笑了一回，起身大家打恭到廳上去了。正是

神方得自蓬萊島，
凡爲採芝騎白鶴。

脈訣傳從小室君，
時絲度世訪豪門。

第五十五回

此回方正寫太師之惡。與趨奉之恥。爲世人一哭也。寫桂姐假女之事。方完。而西門假子之事。乃出。逝映醜絕。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惡于太師之假子。而作此以醜其人。下同娼妓之流也。文筆亦太刻矣。于見太師時。夾寫一苗員外。一時便寫爲假子者。于百不止也。總是醜詆之辭。必云揚州苗員外。所以刺西門之心也。

贈歌童者。所重在春鴻春燕四字也。言你正在勝時。豈知秋去春來。又有別人家一番豪華。舊日韶光易

老甚勿昧昧。及早回頭猶恐不及也。乃西門不悟。必至死而方休。爲後人之所深悲。比比然也。又不特西門一人而已。寫富貴必寫至相府之富貴。方使西門等員外家市井氣不言而出。送鴻迎燕。必接寫在隔花一戲之後。正見上回爲透露冷字消息。此乃用送鴻迎燕四字以點其睛。不炎熱有限繁華不久也。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且

苗員外一諾送歌童

詞曰

師表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來少寶運。當于佳辰餘五嶠。嶽誕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願歲歲其祝眉壽。壽比山高。

右調喜遷鶯後

却說在醫官看了脈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道病症端的。何如任醫官道。夫人這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此處方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

食也沒些三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
重、如今夫人兩手脉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這病症都只
爲火炎肝肺、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爲不治、後邊一發
了不的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在、醫官道、只
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柏知母爲君、其餘再加減些、吃下
看住就好了、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在
醫官做藥本、在醫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
屋裡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在醫官去、回來與
應伯爵說話、伯爵因說、今日早晨、李三黃四走來說、他這
宗香銀子急的緊、再三央我來求哥、好友哥看我、面接濟

他這一步兒罷、西門慶道、既是這般急、我也只得依你了、
你叫他明日來、兌了去罷、一面讓伯爵到小捲發內、留他
吃飯、伯爵因問李桂兒、還在這裡住着哩、東京去的、也該
來了、一語緊接西門慶道、正是我緊等着、還要打發他往揚州
去、恐怕也只在早晚到也、說畢、吃了飯、伯爵別去、到次日
西門慶衙門中回來、伯爵早已同李智黃四、坐在廳上等、
見西門慶回來、都慌忙過來見了、西門慶進去、換了衣服、
就問月娘、取出徐家來的、二百五十兩銀子、又添兌了二
百五十兩、叫陳敬濟拿了、同到廳上、兌與李三黃四、因說
道、我沒銀子、因應二哥再三來說、只得湊與你、我却就是就

要的李三道蒙老爹接濟怎敢遲延如今開出這批銀子
一分也不敢動就都送了來于是兌收明千恩萬謝去了
伯爵也就要去十兩發彼西門慶留下正坐的說話只見
平安兒進來報說來保東京回來了伯爵道我昨日就說
也該來了不一時來保進到廳上與西門慶磕了頭西門
慶便問你見翟爹麼李桂姐事情怎樣了來保道小的親
見翟爹翟爹見了爹的書隨即叫長班拿帖兒與朱太尉
去說小的也跟了去朱太尉親分付說既是大師府中分
上就該都放了因是六黃太尉送的難以回他如到未到
者俱免提已拿到的且監些時他內官性兒有頭沒尾等

他性兒拍些也都從輕處就是了伯爵道這等說連齊香
兒也免提了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來保道就是祝爹他
每也只好打幾下罷了罪料是沒了一面取出翟管家書
遞上西門慶看了說道老孫典祝麻子做夢也不曉的是
我這裡人情十弟兄不伯爵道哥你也只當積陰德罷了
來保又說翟爹見小的去好不歡喜問爹明日可喚老爺
去上壽小的不好回說不去只得答應敢要來也翟爹說
來走七也好我也要與你爹會一會哩西門慶道我到也
不會打點自去既是這等說只得要去走遭了因分付來
保你辛苦了且到後面吃些酒飯歇息歇息遲一兩日還

安趕到揚州去哩。來保應諾云了。西門慶就要進去。與李桂姐說知。向伯爵道：你坐着，我就來。伯爵也要去尋李三黃四。乘機說道：我且去着，再來罷。一面別去。西門慶來到月娘房裡。李桂姐已知道信了，忙走來與西門慶月娘磕頭謝道：難得爹娘費心，救了我這一場大禍，拿甚麼補報。爹娘月娘道：你既在咱家，恁一場有些事兒，不與你處。却爲着甚麼來。桂姐道：俺便賴爹娘可憐，救了只造化。香兒那小淫婦兒，他甚想干連他，都饒了他家賺錢賺鈔，帶累俺們受驚怕俺，每倒還只當替他說了箇大人情，不該饒他。絕好。已不自認青矣西門慶笑道：真這化了。這小淫婦兒

了說了一回。桂姐便要辭了家去。道：我家媽還不知道這信哩。我家去說聲，免得他記掛。再同媽來與爹娘磕頭罷。西門慶道也罷。我也不留你。你且家去說聲。着月娘道：桂姐你吃了飯去。桂姐道：娘我不吃飯了。一面又拜辭。西門慶與月娘眾人臨去。西門慶說道：這事便完了。你今後這王三官兒也少要招攬他。知。四。桂姐道：爹說的是甚麼話。還招攬他哩。再要招攬他，就把身子爛化了。就是前日，也不是我招攬他。月娘道：不招攬他，就是了。又平白說誓怎的。映月一面叫轎子打發桂姐去了。西門慶因告月娘說要上東京之事。月娘道：既要去，須要早打點，省得臨時促忙。

促急西門慶道：麟袍錦綉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倒只是我的行李，不曾整備。月娘道：行李不打緊，西門慶說畢，就到前邊看李瓶兒去。次日，坐在捲棚內，呼了陳敬濟來，看着寫了蔡御史書，交與來保，又與了他盤纏，叫他明日起早趕往揚州去，不題。倏忽過了數日，看看與蔡太師壽誕將近，只得擇了吉日，分付琴童、玳安書童、書童、四箇小廝，跟隨各各收拾行李。月娘同玉樓、金蓮、衆人，瓶兒將各色禮物，并冠帶衣服應用之物，共裝了二十餘扛頭。一日晚夕，妻妾衆人擺設酒餚，和西門慶送行。吃完酒，就進月娘房裡歇宿。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

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的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然後進李瓶兒房裡，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道：你好好調理，要藥叫人去問任醫官討。我不方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廳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發，見送了出大門。西門慶乘了涼轎，六月四箇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邐行來，免不得朝登紫陌，夜宿郵亭，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相遇的無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誕，生辰，擯不計其數。寫太師約行了十來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就投翟家屋裡去，任歇。那翟管家聞

知西門慶到了，忙出來迎接，各敘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將行李一一交盤進翟家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桌上擺上珍羞美味來，只好沒有龍肝鳳髓罷了，其餘般般俱有，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正的拿上酒來，翟謙先滿了，夫然後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果。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爲太師一觀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單爲與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久有一片仰高之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得能拜在太師門下，做箇乾生子，便也。」

不枉了人生一世，不知可以起口麼？翟謙道：「這箇有何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不但拜做乾子，定然元從自然還要陞選官爵。西門慶聽說不勝之喜，飲穀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了。翟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裡安歇，掛下煖床，綃帳，銀鈎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廝扶侍。西門慶脫衣上床，獨宿。西門慶一住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重掩着，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箇人把鑰。

是。一路開將出來。又說後幾里，又說斬拿手巾香壽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斷見。坐下當值的就托出一箇朱紅盒子來，裡邊有三十來樣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管家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王翁說知，然後親家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盃，就拿早飯來吃了。收過家仗，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謙去不多時，就忙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伺候拜壽，未得廝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罷。省的在回人。催學生先去，未候親家就來。

罷了說畢去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使叫跟隨人拉同翟家幾箇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段疋，擡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門慶卽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箇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看，都認的是故人揚州苗員外。不想那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兩箇同下轎作揖，敘說寒溫。原來這苗員外也是箇財主，一個他身上也現做着散官之職。兩個也做向來結交在蔡六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三個也來。恰遇了故人當下兩箇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問了寓處，分手而別。百忙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

但見

堂開綠野閣起凌烟門前寬綽堪旋馬闕闕塵埃好駐
旂錦綉叢中風送到畫眉声巧金銀燈裏巨映出琪樹
花香左右活屏風一箇箇夷光紅拂滿堂死寶玩一件
伴周鼎商彝室掛明珠十二黑夜裡何用燈油門迎珠
履三千白日閒盡皆名士馬畫了士九州四海大小官員都
來慶賀六部尚書三边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
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翟管家接着只見中門閉着不開
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為何今日大事却不

開中門草氣翟管家道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走

西門慶和翟謙進了幾重門是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
西門眼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箇上是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

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走過幾座
門轉幾箇灣無非是書棟雕樑金張甲第是西門耳隱是上聽見鼓樂
中之声如在天上一般西門慶又問道這裡民居隔絕那裡

來的鼓樂喧嚷草氣翟管家道這是老爺叫的女樂一班二
十四人都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观音舞但凡老爺早膳中
飯夜宴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聽言未了又
是西門鼻鼻子裡覺得異香馥是上樂声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裡與

老爺書房相近了脚步○是○西○門○六○步○只放鬆些○西門氣轉箇迴廊只見

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未○見○也○種上珍禽又有那

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上○未○初○如○此○燥上應接不暇西

門慶還未敢闖進交翟管家先進去了○六○八○宏○才○方○然後捧上排上走

到堂前只見堂上虎皮交椅上坐一箇大猩紅蟒衣的是

太師了屏風後列有二三○以○六○房○十箇美女○白○如○一箇上都是

宮樣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

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拜單上回了箇禮這

是初相見了落後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边暗暗說了幾

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大

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因此受了西門慶開言便

以父子稱呼道孩兒沒恁孝順爺今日華上特傳的幾

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

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值的拿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

朝上作了箇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如○回○慌跑

出門來叫擡禮物的都進來須臾二十扛禮物羅列在階

下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箇禮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

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

二十疋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

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珠

十顆又另外黃金二百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禮蔡太師
看了禮單又瞧見拾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懽喜說了吉
多謝便叫翟管家收進庫房去了一面分付擺酒款待西
門慶因見他忙冲七就起身辭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
午早七來罷西門慶又作箇揖起身出來蔡太師送了幾
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
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已
整下午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箇盹寫盡適纏一片精神迎合之處
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此三扇金着先
去了即便重整冠帶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誼

盛了跟隨着四箇小廝復乘轎望太師府來蔡太師那日
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為始分修三
停第一日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尙書顯要衙門官員第
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
許多禮物蔡太師到十分歡喜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
一箇見西門慶到了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
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
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畧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
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箇喁喁笑語
真似父子一般不謂起先層層寫來的二十四箇美女一
第一奇書 五十五回

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安與西門慶把盞
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卓席
西門慶叫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一杯滿上走到
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翁翁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
道孩兒起來接過便飲箇完西門慶總起身依舊坐下那
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
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總作謝告別道翁翁貴冗孩兒
就此叩謝後日再不敢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
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後李
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拿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

學生正想箇知心朋友講講恰好來得湊巧就留西門慶
筵燕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記
其數又有兩箇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頓開喉音唱幾套曲
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向苗員外說道這班蠢材只會
吃酒飯怎地比的那兩箇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
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
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那幾日在相府管
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
安收拾行李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敘
姻親極其眷戀不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

風食不在話下且說月娘家中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望眼巴巴各自在屋裡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閒耍只有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喬模喬樣在了髮髻裡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敬濟勾搭每日只在花園雪洞內楚來楚去指望一時湊巧敬濟也一心想着婦人不時進來尋撞撞見無人便調戲親嘴咂舌做一處只恨人多眼多不能盡情歡會正是

雖然未入巫山夢

却得時逢洛水神

一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

跑進門來見月娘衆人磕了頭報道爹回來了月娘便問如今在那裡玳安道小的一路騎頭口拿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多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會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會吃中飯月娘便分付整飯伺候一面就和六房姊妹同駁兒到燕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鶯上在

公子歸時燕上忙

妻妾每在廳上等候多時西門慶方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後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各敘寒溫落後書童琴童書童

也來磕了頭、自去廚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任下、感蔡太師厚情、請酒并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比齊人何如因同李瓶兒、孩子這幾日好麼、身子吃的在醫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宗、一心只吊不下家裡。李瓶兒道：「孩子也沒甚事。我身子吃藥後畧寬好些。月娘一面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夕就在月娘房裡歇了兩箇。是以早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懽愛之情、俱不必說。次日陳敬濟和六姐也來見了、說了些店裡的帳目。不應伯爵和常時節打听的來家都來探望西

門慶出來相見畢、兩箇一齊說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知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麼。說着只是低了臉、半舍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為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沒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後少不的那些利錢、送上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只我如今忙忙的那討銀子、且待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箇處說罷。常時節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會在酒席

上把兩箇歌童許下、不想西門慶歸心如箭、不會別的他、竟自歸來、苗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差伴當來翟家問、纔曉得西門慶家去了、苗員外自恁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既許了們、怎麼失信、於是叫過兩箇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人、會把你兩箇許下、他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你們早收拾行李、那兩箇歌童一齊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員外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每這些南曲、却不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說罷、撲簌簌吊下泊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說道、你也說的是、咱何苦定要送人、只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那

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也、知孔聖人違不得如今也緣不得你了、待咱寫書一封、差人送你去、教他好生看、就是了兩箇歌童違拗不過、只得應諾起來、苗員外就叫那門管先生寫着一封書信、寫那相送歌童之意、又寫箇禮單兒、把些尺頭書帕封了、差家人苗實齋書護送兩箇歌童往西門慶家來、兩箇歌童洒淚辭謝了員外、番身上馬、迤邐同望山東大道而來、有日到了清河縣、三人下馬訪問、一直逕到縣牌坊西門慶家府裡、投下、却說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以此竟不會到衙門裡去、那日稍閒、無事、纔到衙門裡升堂、畫那

把那些解到的人犯，同夏提刑一番審問，一番審問了半日公事畢，方乘了一乘涼轎，幾箇牢子，喝道簇擁來家，只見那苗實與兩箇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所，跪下稟說：小的是揚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爹隨將書并禮物呈上。西門慶連忙說道：請起來。一面打開副啓，細細看了，不見是送他歌童，心下喜之不勝，說道：我與你員外意外相逢，不想就蒙你員外情投意合，酒後一言，就果然相贈，又不憚千里送來，你員外真可謂千金一諾矣。難得難得，兩箇歌童從新走過，又磕了四箇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爹，萬求老爹青目。西門慶道：你

起來，我自然重用。一面叫擺酒飯，管待苗實，并兩箇歌童。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脩書答謝員外。一面就叫兩箇歌童，在于書房伺候，不想韓道國老婆王六兒，因見西門慶事忙，要時常通箇信兒，没人往來，算計將他兄弟王經，纔十五六歲，也生得清秀，送來伏侍西門慶。也是這日進門。又照管王六兒西門慶一列收下，也叫在書房中伺候。西門慶正在所上分撥，忽伯爵走來，西門慶與他說知，苗員外送歌童之事，就叫玳安裡面討出酒菜兒來，留他坐，就叫兩箇歌童來唱南曲。那兩箇歌童走近，席前並足而立，手執檀板，唱了一套新水令小園昨夜放江梅。蓋送鴻迎燕乃春特而春梅已

欲放矣西門華堂盡守
春色將來矣此文字太過

白雪伯爵聽了歡喜的打跌習言
妙人兒送將來也難爲這苗員外好情西門慶道我少不
得尋重禮答他一面又與這歌童起了兩箇名一箇叫春
鴻一箇叫春燕又叫他唱了幾箇小詞兒二人吃一回酒
伯爵方纔別去正是

風花弄影新鶯囀。

俱是面前歌舞人。

